

都市的風光



中學雜誌叢刊

12

都市風光

開明書店印行

目次

上海	茅盾	一
廈門	魯彥	三
廣州	馬羣	四
青島	王統照	五
哈爾濱	靳以	八
南京	朱自清	一〇
杭州	郁達夫	一二
北平	鄭振鐸	一五
武漢	竹衍	一四

濟南	張春橋	一六二
保定	穀 梁	一七三
萬縣	馬質夫	一七七
重慶	曹斗禾	一九一
福州	吳邦憲	二〇五
貴陽	仲 岡	二三
南寧	劉德澄	二五

上 海

茅
盾

一 我的二房東

在旅館裏只住了一夜，我的朋友就同我去「看房子」。

真是意外，沿馬路的電燈柱上，里門口，都有些紅紙小方塊；爛瘡膏藥似的，歪七豎八貼着。這是我昨天所不會看到的，而這些就是「餘屋分租」的告白。

我們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，就細讀那些「召租文字」。這是非常公式主義的，「自來水電燈齊全，客堂灶披公用，租價從廉」云云。不進去看是無所適從的，於是我們噹噹地叩着一家石庫門上的銅環了。我敢賭咒說，這一家石庫門的兩扇烏油大門着實漂亮，銅環也是擦得晶晶耀目，因而我就料想這一家大約是當真人少房子多，即所謂有「餘屋」了。但是大門一開，我就怔住了；原來「天井」裏堆滿了破舊用具，已經頗無「餘」地。進到客堂，那就更加體面了；舊式的桌椅像「八卦陣」似的擺列着。要是近視眼，一定

得迷路。因爲是「很早」的早上九點鐘，客堂裏兩張方桌構成的給「車夫」睡的臨時牀鋪還沒拆卸。廂房門口懸一幅古銅色的門帘，一位蓬鬆頭髮的尖臉少婦露出半截身子和我們打招呼。我們知道她就是「二房東」太太。

她喚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僕引我們上樓去看房間。在半樓梯，我第二次怔住了。原來這裏有一個箱子形的攔樓，上海人所謂「假二層」，箱子口爬出來一位赤腳大丫頭。於是我就有點感到這份人家的「屋」並不怎樣「餘」了。

客堂樓和廂房樓本不是我的目標。但聽那裏邊的咳嗽聲和小孩子的哭鬧也就知道是裝滿了人。我的目標是後廂房。這是空的，即所謂「餘屋」。然而這裏也有臨時攔樓，一伸手就碰到了那攔樓的板壁。

「這也在內麼？」

我的朋友指着攔樓說。

二房東的女僕笑了一笑，就說明這攔樓，所謂「假三層」，還是歸二房東保留着，並

且她，這女僕，就宿在這閣樓上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連說「房子不合式，」就同我的朋友逃下樓去。這回卻要請我們走後門了。穿過那竈間的時候，我瞥眼看見這不滿方丈的灶間裏至少擺着五付煤球風爐。

「那人家，其實並沒有餘屋呀！」

到了馬路上的時候，我對我的朋友說。

但是馬路旁電燈柱上和里門口有的是數不清的「餘屋分租」告白。我們又接連看了幾家，那並不是真「餘」的現象是到處一樣。我覺得頭痛了。而我的朋友仍舊耐心地陪了我一家一家看過去。他說：

「上海人口據說是有三百萬啦，除了極少數人住高大洋房，那是真真有餘屋，而且餘得太多，可是決不分租，其餘百分之九十的上海人還不是這樣裝沙田魚似的裝起來麼？這是因為房租太貴，而一般上海人就頂不講究這一個住字。還有，你沒看見開北的貧

民窟呢！

我的朋友是老上海，他的議論，我只好接受。並且我想：在現社會制度下，世界的大都市居民關於住這方面，大概都跟上海人同一境地。

最後，我「看」定了一家了。那是在一條新舊交替的馬路旁的一個什麼里內。這一簇房屋的年齡恐怕至少有二十多歲。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層樓新式住宅，有「衛生設備」，房租是以「兩」計的。可是這些新房子總有大半空着，而這卑謙的嶮峴的舊里卻像裝沙田魚的罐頭。上海的畸形的「住宅荒」在這裏也就表現得非常顯明。

這些老式房子全是單幢的，上海人所謂「一樓一底」。然而據說每幢房子裏至少住三家，分占了客堂，客堂樓，和竈披樓。多的是五家，那就是客堂背後以及客堂樓背後那麼只夠一隻牀位的地方，也成立了小家庭。我住的一幢裏，布置得更奇：二房東自己住了統客堂，樓上是一家住了統客堂樓，又一家則高高在上，住了曬臺改造成的三層樓，我住的是竈披樓，底下的竈披也住了一家。

同是沙田魚那樣緊裝着，然而我的這位二房東以及鄰居們在經濟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「看」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！但是對於我，這裏的竈披樓並不比那邊的後廂房差些，租錢卻比那邊便宜。

二房東是電車公司裏的查票員，四十多歲的矮胖子。他在住的問題上雖然很精明，然而穿喫玩都講究。他那包含一切的統客堂裏，常常擠着許多朋友，在那裏打牌，閑飲。

然而他對於「住」一問題，也發表過意見：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：

「朋友！這麼大一個竈披樓租你十塊錢，天理良心，我並沒多要你的！有些人家靠做二房東喫飯的，頂少也要你十四塊。我這房子是搬進來頂費大了，嚇，他媽的，四百塊！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點補貼，對不對？」

「哦，哦，好大的頂費！有多少裝修呢？」

「有個屁的裝修，就只那曬臺上的假三層，按月拿八塊錢連電燈的房租。我是借了紅頭阿三's 皮球錢來頂這房子的，我有什麼好處？」

我好奇地問着。我替他大略一算，他借了高利貸化那麼大本錢做二房東似乎當真沒有多大好處。

「一個人總得住房子呀！我本來住在那邊××里，」他隨便舉手向西指了一指，「自己住客堂樓，竈披樓，租出了底下，竈披公用，那不是比這裏寫意得多？可是大房東要拆造了，翻造新式房子，就是那邊高高的三層樓，我只好搬走。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，租錢就要漲上一倍，我住不起，只好頂了這幢來，自家也馬馬虎虎擠緊些。」

我相信二房東這番話有一部分的真理。在上海，新房子愈多造，則人們愈加擠得緊些。那天我和朋友「看」房子的時候，也因好奇心的驅使，敲過幾家新式房子的大門。這些住了三層樓「衛生設備」的人家竟有把浴間改造成住人的房間來「分租」的。我當時覺得很詫異，以為既然不要浴間，何必住新式房子。可是我的朋友也說是房錢太貴了，人們負擔不起，而又找不到比較便宜的舊式房子，就只好「分租」出去，甚至於算盤打到浴室上頭。

由此可知我的這位二房東查票員毅然借了高利貸頂下這房子來，也是再三籌畫的結果。

二 我的鄰居

到上海來，本要找職業。一連跑了幾處，都是「撞木鐘」。不知不覺住上了一星期，雖然「大上海」的三百萬人怎樣生活，我不很了了，——甚至同里內左右鄰人的生活，我也不知道，可是同一後門進出的三位鄰居終於混熟了。

先是跟住在竈披裏的一家做了「朋友」。這是很自然的，因為我每天總得經過他們的「大門」。第一次見面的儀式是點頭，各人臉上似笑非笑地，喉管裏咕嚕了一聲；後來就漸漸談話。這位三房客，——就稱他爲「下鄰」罷，大約三十開外，尖下巴，老鼠眼睛，好像有老婆，又好像沒有老婆。職業呢，也好像有，也好像沒有。每天總有幾個人，長衫的或

短衫的，到他「家」裏唧唧噥噥好半天才走。有一次，我經過他「家」，剛好那「大門」開了一條縫，我瞥眼看見裏頭有黃豆樣的燈火，一個人橫在旁邊捧着竹節短槍。這是抽鴉片烟，我知道。我笑了笑，也就走過了。但是回來的時候卻碰到那位「下鄰」站在他自家門口，我們照例把嘴唇皮繃成個笑樣，就算打過招呼，不料我的這位「下鄰」忽然請我「進去坐坐。」

屋子裏只有他一人，倒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黃豆大的燈火和短槍都不見了。他很關心似的問我「尋着生意」沒有，聽說了還沒有，他就側着臉，搔頭皮，又說他認識一個朋友，「人頭很熟」，他願意同我介紹。我自然「感謝」。末了，他拿出一個紙包來，說是朋友寄存在他那裏的，可是他「家」裏門戶不謹慎，想寄到我房裏去，「明後天就來拿去。」

紙包不大，卻很有點分量。我當即猜到是「土」，我老實不很願意招惹這些閒事，但因為面皮嫩，又想到鴉片已經公賣，在上海地方「家」裏有「土」並不犯法，我也就接收了。這就是所謂「出門人大家幫忙。」

回到房裏我偷偷地打開紙包角一看，纔知道不是「土」而是些小小的紅色丸子。我直覺到這一定是報上常見的什麼「紅丸」了。紅丸在上海是查禁的，我真糟了！然而我既答應代保管，我就不好意思送回去，結果我把它藏在牀下。

幸而當天晚上我的「下鄰」就來取他的寶貝了。我裝出了開玩笑的樣子對他說：

「喂，朋友！你有這號貨色，也沒請我嚐嚐，多麼小氣呀！再者，你爲什麼不老實告訴我，呢？我可以藏得很好。」

那「下鄰」只是閃着老鼠眼睛笑。

從這一回以後，我和他算是有了特別交情。漸漸我知道他的職業是販賣紅丸，以及讓人到他「家」來過癮，一種最簡陋的「私燈」。他自己也抽幾口，可是不多。

後來我知道這位「下鄰」原先也是斯文一脈，是教書的，不知道怎樣一來就混到了這條「紅路」上去了。這話是住在統客堂樓的鄰居告訴我的。

這位「前鄰」是個有職業的人了。有老婆，也有孩子，本人不過三十歲左右，眼前的職業是交易所經紀人的助手。我同他是在扶梯上認識起來的。全幢房子裏要算他最有「長衫朋友」的氣味，而我也還沒脫下「祖傳」的長衫，所以很快地我們倆也成爲「朋友」了。

不用說，我們倆朋友之輒成，是我一方主動的。因爲我妄想，或者他有門路給我介紹一個職業。

我忘記不了我講起找職業時他的一番談話。當他知道了我的經濟情形，並且知道我是挾著怎樣的指望到上海來的，他就很懇切地說：

「你不要見怪，照我看來，你還是回鄉下去想法子罷。」

「哦，哦？」我苦悶地喊出了這疑問的聲音來。

「你現在是屋漏碰到連夜雨，」他接著說，「你到上海來托朋友尋事體，剛剛你的朋友自己也沒事體，你的運氣也太壞！可是你就算找到了事，照你說的一個月三四十元，

眼前想想倒不錯，混下去纔知道苦了。」

「哦，哦！我只要夠開銷呀！」

「哈哈，要是夠開銷，倒好了，就爲的不夠呀！你一個月拿三十多元，今年是夠開銷了，明年就不夠。」他提高了嗓子，眼睛看着我的臉，「照你說，你的事情只有硬薪水。沒有『外快』，在上海地面靠硬板板的薪水過日子，準要餓死的！」

「哦，哦！」

「你想住在上海，開銷是定規一年大一年，你的薪水卻不能一年加一年，那不是今年夠開銷，明年就不夠了麼？所以我們在上海混飯喫，全靠『外快』來補貼。正薪水是看得見的，『外快』就大有上落。頂少也得個一底一面。譬如我們的二房東，他要是單靠正薪水，那裏會喫得這麼胖胖的？」

我用心聽著，在心裏咀嚼著，不知不覺怔住了。過一會兒，我鼓起了勇氣問道：

「那麼，你看我究竟能不能設法改行呢？我這本行生意只有正薪水，我想來一定得改

行了。」

談到這裏，我的「前鄰」就笑而不答。但好像不叫我絕望，他遲疑了半晌，這樣回答道：

「人是活的，立定主意要改，也就改了。譬如我，從前也不是喫交易所的飯，也是混不過去纔改了行的。」

我覺得是「機會」來了，就立刻傾吐了求他幫忙介紹的意思。他出驚地朝着我看，好像我這希望太僥倖。但他到底是「好人」，並沒挖苦我，只說：

「你既然想進這一行，就先留心這一行裏的門檻罷！」

我自然遵教。以後碰到他在「家」時，我就常常去找他閒談，希望得點交易所的知識。但是「知識」一豐富，我就立刻斷定這一行我進不去。因為第一須有腳力很大的保人。我這希望誠然是太僥倖了呵！

在我熱心於這項幻想的時候，因為悶在「家」裏無聊，就時常到北京路，寧波路，漢